

首批市级非遗今起公示

文化部门欢迎市民来提提意见



南京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名录推荐项目正式出炉了,今天起进入公示阶段。第一批非遗项目共87个,其中4项国家级非遗、16项省级非遗,67个项目为新生成的推荐项目。

记者看到,新项目中让人期待的面孔就是南京老地名,这也算是弥补了南京老地名没有进入首批省级非遗名录的遗憾了。对于快报推出的“聚焦南京非遗”系列报道,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露明大加赞赏:很及时,很正确。

【公示】

市民心声来者不拒

项羽与浦口的历史传说、伍子胥和浣纱女的故事、高淳民歌……其实早在4年前,南京市就启动了非遗普查,经过街道、区县、市级、省级、国家级地毯式的搜索,南京一共找到了600多个非遗项目。“六分之一的普查成果(122个项目)进入了市级非遗申报程序,十分之一的项目进入推荐名单,也就是最终只有67个新项目进入市级非遗推荐名录。”王露明告诉记者,此次市级项目的诞生,不仅邀请了一批省级非遗评选专家如杨树发、贺云翱等来当评委,还邀请了行业中声望很高的专家,如中医药界的秦斗刘永年,工艺美术界权威马达、陆晔,民俗研究专家王涌坚等人。“为了杜绝走漏风声,南京市文化局给每一位参评专家下了封口令,参评期间,绝对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不准对各区县透露任何消息,做到公平、公正。对于名录,专家也不能评个人喜好打分,而是凭项目本身说话。”

对于新诞生的67个推荐项目,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0天公示期内,他们将打开心扉来听市民们的意见。“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来者不拒。”受理单位: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通讯地址:成贤街43号,邮编:210018。联系电话:025-57716164。电子邮箱:njsw127@126.com。

【解读】

新项目都有传承人

“现在,算是10个类别都齐全了。”说起市级非遗的诞生,王露明长长松了一口气,“四年的辛苦没白费呀!”此次新诞生的67个“绝活”,有很多在全国范围内将来都可以是叫得响的,而且张简斋国医、梁氏骨科等,填补了南京非遗没有中医药的空白;另外,首批非遗中有9个项目是历史故事和文化的,这也填补了南京非遗没有民间传说的空白。“最欣慰的是,南京老地名也进入了非遗名录了,这在全国还是首开纪录,其他城市,老地名都还没列入非遗名录呢!”和以往非遗项目往往缺乏传承人相比,这一批新的推荐项目,个个都有传承人。王露明说,一旦进入市级非遗项目,他们就会受到保护。据了解,明年年初,67个推荐项目的传承人申报,就将正式启动,对于这些传承人,相关部门不仅将给予一定的经济鼓励,而且还将为所有非遗建立个性化档案库或者个性博物馆。

【惊喜】

一些绝迹项目“复活”

“几年前,我很着急,我

发现,非遗项目每年以30%的速度在锐减。”说起非遗,王露明的脸时而忧郁时而明朗。据透露,解放前,南京的非遗项目可以达到4位数,“据我所知,解放前南京市的各种非遗项目有近2000个;文革期间,如果普查,还有800~900个左右;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因一些因素,每年都有30%在消失。我真的很着急,如果这些活态文化都没有了,南京还怎么说自己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怎么来体现?”

不过,让王露明想不到的是,通过4年的普查,一些已经不再进入人们视野的项目又重新“活了”。“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能普查到600个项目,我原来估计也就普查到200项左右吧。但通过寻找,它们又被找回来了,而且600个项目中有20%的项目,的确已经绝迹多年了,只是它们的传承人还活着,有的还活在老南京的脑海里,人们还能想得起来。”

【遗憾】

有些项目暂时搁浅

方巷人走北、江心洲人治水……王露明的办公室内堆满了申报文本,说起这些文本,王露明说:“这可都是各区县费了工夫写出来的。”但是对于首批非遗结果,王露明自认为也留有遗憾,那就是有一些项目因为文本没到位,或者来不及申报就没进入推荐项目的行列。比如:方巷人走北,这个项目就非常有意思,很多人都不知道南京居然还有这样一群人,而江心洲人治水,不仅具有文化内涵,还有历史价值,将来都可以开设专门的博物馆的,但因为文本没写到位,今年就暂时搁浅了。“不过,如果明年启动第二批市级非遗,它们肯定都是没问题的。”

【转型】

非遗规划正在进行中

完成了首批市级非遗的审批,王露明说,接下来就是高淳、溧水、江宁、江浦、六合、秦淮、白下等区县一级的成立区级非遗了。“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有很多蓝图正在进行中,今年底,我们还要给南京市民专门出一份‘非遗地图’,完成一台非遗晚会,另外,还要出台专门的非遗规划。”

记者从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教授贺云翱处了解到,目前这份市级非遗规划已经在进行中,为了这个规划,他还专门拜访了北京、浙江、贵州等省市,学习它们的经验,规划思路就是,不同项目不同的保护手段,以保护非遗生态为主。

快报记者 胡玉梅

南京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部分)

项目名称	申报区县或单位	保护单位	备注
民间文学			
项羽与浦口的历史传说	浦口区	浦口区文化馆	
伍子胥和浣纱女的故事	高淳县	高淳县固城镇文体站	
卞和献玉传说	高淳县	高淳县檀溪镇文体站	
民间音乐			
古琴艺术(金陵琴派)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留左吹打乐	六合区	六合区第二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高淳民歌	高淳县	高淳县文化馆	
六合民歌 鲜花调	六合区	六合区文化馆	
民间舞蹈			
东坝大马灯	高淳县	高淳县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骆山大龙	溧水县	溧水县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江浦手狮	浦口区	浦口区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麻雀蹦	江宁区	江宁区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跳五猖	高淳县	高淳县檀溪镇文体站	
骨牌灯	六合区	六合区龙袍镇文体中心	

传统戏剧			
阳腔目连戏	高淳县	高淳县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洪山戏	六合区	六合区第一文化馆	
皮影戏	白下区	白下区文化馆	
曲艺			
南京白局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南京评话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南京白话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打五件	溧水县	溧水县文化馆	
民间美术			
剪纸(南京剪纸)	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	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	已列入省级
灯彩(秦淮灯彩)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十竹斋 钹彩挑花技艺	南京文物公司(南京十竹斋)	南京文物公司(南京十竹斋)	已列入省级
南京微雕	雨花台区	雨花台区文化馆	
戏剧脸谱(颜少奎 程少岩)	白下区	白下区文化馆	

传统手工技艺			
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	南京云锦研究所	南京云锦研究所	已列入国家级
南京金箔锻制技艺	南京金线金箔总厂	南京金线金箔总厂	已列入国家级
金陵刻经印刷技艺	白下区	金陵刻经处	已列入国家级
传统金银饰品工艺	白下区	南京宝庆银楼首饰有限责任公司	已列入省级
南京板鸭盐腌制作工艺	江宁区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鸭业协会	已列入省级
天鹅绒织造技艺	南京汉唐织锦艺术研究所	南京汉唐织锦艺术研究所	已列入省级
绒花制作技艺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已列入省级
真金线制作技艺	栖霞区	南京金线金箔总厂龙潭街道办事处	
绿柳居素菜烹制技艺	白下区	清真绿柳居菜馆	
刘长兴面点加工制作技艺	白下区	南京刘长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金陵折扇制作技艺	栖霞区	栖霞区文化馆	
秦淮风味小吃加工制作技艺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龙袍蟹黄汤包加工制作技艺	六合区	六合区龙袍镇文体中心	
明觉铁画锻制技艺	溧水县	溧水县文化馆	

传统医药			
张简斋国医医术	秦淮区	张简斋国医研究中心	
梁氏骨科	高淳县	高淳县东坝镇文体站	
灵芝文化传承及应用	玄武区	南京中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杂技与竞技			
殷巷石锁	江宁区	江宁区文化馆	
六月六龙舟竞渡	高淳县	高淳县砖墙镇文体站	
抖空竹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民俗			
秦淮灯会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已列入国家级
妈祖庙会	下关区	下关区文化馆	已列入省级
南京赏梅习俗	玄武区	玄武区文化馆	
蒋王庙庙会	玄武区	玄武区文化馆	
夫子庙花鸟鱼虫市	秦淮区	秦淮区文化馆	
牛首山踏春习俗	江宁区	江宁区文化馆	
泰山庙会	浦口区	浦口区文化馆	
南京老地名	南京市地名协会	南京市地名协会	

亮水埂、墩子房、水上长城

防汛抗洪 江心洲人有勇气更有智慧



抗洪防汛是江心洲人一项必要的生存修炼 (资料图片)

非遗档案

骇浪毁堤,在一次次洪魔的袭击下,江心洲流失了三分之二,江心洲人则琢磨出了一套防汛抗洪的本领:从最原始的“亮水埂”到自家门的“墩子房”,直到现在坚不可摧的“水上长城”,防汛抗洪给江心洲抹上了神奇的一笔。

大水来时,牛来不及跑被水卷走

75岁的周存学是土生土长的江心洲人,在老人的印象中,已记不清碰到多少次洪水了。“10几岁就开始防汛,每年都要经历两三次。”周存学回忆,四面环水的江心洲,从洲心到最近的水边,也要有2里左右,但现在几分钟就到了,“惨哪,水来时,人来不及跑,牛也来不及跑,1954年那次,我就亲眼看到几头牛被大水卷走。”老人告诉记者,在大水来时,经常能看到江心洲地坎一小块一小块地崩塌,有时洪水大时,会看到一亩亩的菜地、稻田转眼间就被水冲没了。江心洲文化站站长陶月昌透露,江心洲历史记载中原占地3万亩,由泥沙堆积而成,北面江宽数百丈,烟波浩渺,风急浪高,是长江的主航道,俗称大江边,在常年过往船只的浪击下,事实上河床下都被掏空了,当洪水来临时,就会大面积崩塌,日积月累,现在的江心洲就只剩下以前的三分之一了。

“亮水埂”到“墩子”,江心洲人的智慧

据介绍,江心洲原是一个荒洲,第一代拓荒人大多来自安徽无为县,上洲后他们砍下荒洲上的芦苇扎成小捆搭成“人”字形窝棚栖身,这种窝棚美名为“观音合掌”。开始时,垦荒者每年种一茬小麦,稳能收获。后来改种两季,麦收后再种一茬玉米黄豆。这茬水收,水大丢,因为夏秋季洪水经常不期而至,不仅庄稼会没有,窝棚也随时会淹没。怎样不受洪水侵袭,江心洲人开始了与洪魔的较量。“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洲民在‘圩董’的组织下也开始修筑圩堤,叫‘亮水埂’,十分单薄脆弱,大水来时根本靠不住。”从小也在江心洲长大的70岁的老人周其华称,“当时的埂不牢,一道埂垮了,我们就修第二道埂,第二道埂也没了,就修第三道埂……”

吃一堑,长一智,江心洲人为了保护家园除了加固“亮水埂”外,渐渐又琢磨出了“墩子”,又叫“房基墩子”,是靠人力挖土垫高的。稍有经济实力的洲民,总是在自己的地上挖一口塘,用挖出的土垫高另一块地成为“墩子”,然后在墩子上建房子,一般来说塘有多深,墩子就有多高。如果墩子高出二三米,一般的洪水来了即使淹了庄稼也淹不了房子,“墩子”其实是各家各户的抗洪“堡垒”。昨天,记者在江心洲发现现在仍有很多人还住在墩子上,彰显着江心洲人这一智慧杰作。

摸索中,筑成保卫家园的“水上长城”

1931年一场大洪水,江心洲成为泽国,灾民们被安置到城里“广东山吃粮”,瘟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1949年,长江流域暴发一场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很大的洪水,但江心洲又一次破圩了。脆弱的“亮水埂”经不起惊涛骇浪的冲击;

1954年,洪水更是弄得洲民倾家荡产……在洪魔屡屡作祟中,江心洲人拧成一股绳,于1954年开始修建防洪堤。“挑埂,吃过饭的男人们,哨子一吹,全都一骨碌翻身爬起来,拿锹的拿锹,拿扁担的拿扁担立刻挑着沉重的担子往来穿梭。”陶月昌笑着自豪地表示,“说到抗洪,江心洲人真是出奇的团结,要出力就出力,要出钱就出钱,大家都想治好水患,安居乐业,人心最齐了。”

据透露,当时治洪,江心洲是男女老少都上,男的挑土,女的将刚收上来的麦秸卷扎成“草龙”。“打桩,然后在桩上缠上草龙,这样就可以防止土石垒起的大堤被水冲垮。”“每年冬闲季节江心洲的挑埂场面,可壮观了。成百上千的人,挖的挖挑的挑,三九寒天里,都穿着单褂子,头上热气直冒。江心洲人修堤的质量意识是极强的,边挑边用牛踩。”周存学老人告诉记者。

另外,江心洲人也成立了防汛值班室,一进入汛期,每个危险地段都设有“防汛棚”,24小时有人值班,还要巡堤,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漏洞。江心洲防汛最危险的地段是大江边,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危急时刻要打桩。打桩可是一项绝活,一人或二人站在水里扶住桩,打桩人用榔头把桩槌下去,用榔头的人既要有力,还得有技术,稍有疏忽或偏离,就会翻入江中而有生命危险。

就这样,江心洲人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肩,建造出了24公里的环洲江堤,筑起了保卫自己家园的“水上长城”。如今江心洲北面是“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南面是“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风景异常宜人。

快报记者 胡玉梅 毛丽萍

■链接

江心洲防洪现状

1997年,是江心洲兴修水利史上取得重大成果的一年,沿江堤岸修筑了24.38公里高标准江堤。标准堤不仅是防洪重要设施,同时也是别具一格的旅游景观,被人誉为“江中长城”。江心洲经过数百年的长江洗礼,并没有荒芜,在吃苦耐劳的江心洲人的辛勤努力下,江心洲已经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美丽。